莊子內篇註 卷一之二

口 13
2967
1

口13
2967
1

莊子內篇註卷之一

明匡廬逸叟憨山釋德清註

莊子一書。乃老子之註疏。予嘗謂老子之有莊。如孔之有孟。若悟徹老子之道。後觀此書。全從彼中變化出來。以其人宏才博辯。其言洸洋自恣。故觀者如捕風捉影耳。直是見徹他立言主意。便不被他瞞矣。一部全書三十三篇。只內七篇已盡其意。其外篇皆蔓衍之說耳。學者但精透內篇。得無窮

快活。便非世上俗人矣。其學問源頭。影響論發明已透。請細參之。

逍遙遊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莊子自云言有宗。事有君。即此便是立言之宗本也。逍遙者。廣大自在之意。即如佛經無礙解脫。佛以斷盡煩惱爲解脫。莊子以超脫形骸。泯絕知巧。不以生人一身功名爲累爲解脫。蓋指虛無自然爲大道之鄉。爲逍遙之境。如下云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等語是也。意謂唯有眞人能遊於此廣大自在之場者。即下所謂大宗師即其人也。世人不得如此逍遙者。只被一箇我字拘礙。故凡有所作。只爲自己一身上求功求名。自古及今。舉世之人。無不被此三件事苦了一生。何曾有一息之快活哉。獨有大聖人。忘了此三件事。故得無窮廣大自在逍遙快活。可悲世人迷執拘拘。只在我一身上做事。以所見者小。不但不知大道

之妙。卽言之而亦不信。如文中小知不及大知等語。皆其意也。故此篇立意。以至人無己。聖人無功。神人無名爲骨子。立定主意。只說到後方才指出。此是他文章變化鼓舞處。學者若識得立言本意。則一書之旨了然矣。

北冥北海乃玄冥處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

冥。南冥者。天池也。

莊子立言。自云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一書之言不出三種。若此鯤鵬皆寓言也。以托物寓意以明道。如所云譬喻是也。此逍遙主意只是形容大而化之之謂聖。惟聖人乃得逍遙。故撰出鯤鵬以喻大而化之之意耳。北冥卽北海。以曠遠非世人所見之地。以喻玄冥大道。海中之鯤以喻大道體中養成大聖之胚胎。喻如大鵬非

北海之大不能養也。鯤化鵬正喻大而化之之謂聖也。然鯤雖大乃塊然一物耳。誰知其大。必若化而爲鵬。乃見其大耳。鵬翼若垂天之雲。則比鯤在海中之大可知矣。怒而飛者。言鵬之大不易舉也。必奮全體之力。乃可飛騰。以喻聖人雖具全體道力。沈於淵深靜密之中。難發其用。必須奮全體道力。乃可捨靜而趨動。故若鵬之必怒而後可飛也。聖人一出。則覆翼羣生。故喻鳥翼若垂天之雲。此則非鵾可比也。海運謂海氣運動。以喻聖人乘大氣運以出世間。非等閒也。將徙徙者遷也。南冥猶南明。謂陽明之方。乃人君南面之喻。謂聖人應運出世則爲聖帝明王。卽可南面以臨涖天下也。後之大宗師。卽此之聖人。應帝王。卽徙南冥之意也。所謂言有宗事有君者。正此意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莊子意謂鵬鵬變化之說大似不經恐人不信故引此以作證據謂我此說非是漫談乃我得之於齊諧中也問曰齊諧是何等書曰乃志怪之書所記怪異之事者也故諧之有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言翼擊海水振蕩三千里則其大可知扶搖大風也以翼搏大風以飛而上者一舉而九萬里之遠則其大益可知已六月周六月即夏之四月謂盛陽開發風始大而有力乃能鼓其翼息即風也意謂天地之風若人身中之氣息此筆端鼓舞處以此證之則言可信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此言大而又大之意也野馬澤中陽燄不實之物塵埃日光射隙以照空中之遊塵生物以息相吹言世之禽鳥蟲物以息相吹謂氣息之微也蒼蒼者非天之正色乃太虛寥遠目力不及之地也意

謂鵬鳥之大可謂大矣。然在太虛寥廓之上而下視之。一似野馬塵埃而已。眇乎小哉。卽扶搖之大風以鼓之。亦若生物之以息相吹相噓而已。何有於大哉。故曰其視下也亦若此已矣。意謂聖人之大雖大。亦落有形。尙有體段。而虛無大道無形。不可以名狀。又何有於此哉。此卽以聖人之所以道遙者。以道不以形也。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凹處也之上。則芥爲之舟。謂芥子大舟也。置杯焉則膠。膠粘著也。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謂鵬能一飛九萬里者。則是風在下而鵬在上。鼓之負之。乃可遠舉。若風小則無力。不能舉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大風在下。大鵬培在風上。使得背負青天。乃不墮落。而莫之天閼者。天中道而折也。閼壅滯而不行也。言得此大風培送大鵬。然後方敢遠謀圖南之舉。風小則不敢輕舉也。而後乃今將圖南。言必有一舉九萬里遠。直至南溟。而不中路天折壅滯也。

此一節總結上鵬鯤變化圖南之意以暗喻大聖必深畜厚養而可致用也。意謂北海之水不厚則不能養大鵬。及鵬化爲鵬雖欲遠舉非大風培負鼓送。必不能遠至南冥。以喻非大道之淵深廣大。不能涵養大聖之胚胎。縱養成大體若不變化。亦不能致大用。縱有大聖之作用若不乘世道交興之大運。亦不能應運出興。以成廣大光明之事業。是必深畜厚養待時而動。方盡大聖之體用。故就

在水上風上以形容其厚積。然水積本意說在鵬上。今不說養魚則變其文曰負舟。乃是文之變化處。使人捉摸不住。若說在鵬上則板拙不堪矣。意笑世人輕薄淺陋。口耳之學。又無積德深厚何敢言其功名事業也。

蜩小寒蟬也。與鸒鳩學飛之小鳩也。笑之曰。我決起盡力而飛也。而飛搶撞也。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投也。於地而已矣。奚何也。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往也。莽蒼一望之地也。者三餐而反腹猶

果實也。謂尙飽也。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此喻小知不及大知。謂世俗小見之人。不知聖人之大。猶二蟲之飛搶榆枋。則已極矣。故笑大鵬要九萬里何爲哉。此喻世人小知。取足一身口體而已。又何用聖人之大道爲哉。莊子因言世人小見。不知聖人者。以其志不遠大。故所畜不深厚。各隨其量而已。故如往一望之地。則不必畜糧。一飯而

往返尙飽。此喻小人以目前而自足也。適百里者。其志少遠。故隔宿舂糧。若往千里。則三月聚糧。以其志漸遠。所養漸厚。比二蟲者生長榆枋。本無所知。亦無遠舉之志。宜乎其笑大鵬之飛也。舉世小知之人蓋若此。

小知不及大知。以上二蟲以喻小知之人。小年不及大年。此以小年大年。又比小知大知也。奚以知其然耶。朝菌糞壤之菌。朝生夕枯。不知晦朔。一月也。蟪蛄夏蟲也。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

神龜也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此大年也。而彭祖有壽之人。乃今以久壽也。特獨也。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此因二蟲之不知大鵬。以喻小知之人不知聖人之廣大。以各盡其量。無怪其然也。如朝菌蟪蛄。豈知有冥靈大椿之壽哉。且世人只說彭祖八百歲。古今獨有一人。而衆人希比其壽。以彭祖較大椿。則又可悲矣。世人小知如是而已。

湯之問棘湯之賢相也。也是已。言小知不及大知。卽湯之問棘。便是此事也。窮髮不毛之地也。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要顯北冥南冥都是海。故此著天池字。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長也。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旋風也。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雲在半空。而鵬飛負天。故云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斥。澤名。鴳。澤中之小鳥也。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七尺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

大之辨也。

前引齊諧以證鯤鵬之事。此復引湯之問棘以證小知大知之事。言上說小知不及大知之說。卽湯之曾問於棘者。便是此事。然且卽舉鯤鵬。不但證其魚鳥之大。抑且證明小大之辨。故一引而兩證之。其事同而意別也。故下文卽明小大之不同。

故夫故夫者。承上義而言也。知效一官行比用也。一鄉德才也。合一君而徵所信也。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亦若斥鴳之自足也。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宋榮子。宋之賢人也。笑。謂彼四等人。汲汲然以才智以祈一己之浮名者。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沮。喪氣失色也。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言宋榮子所以笑彼汲汲於浮名者。其自處以能忘名。故舉世譽之而不加勸。此但定其內之實德在己。外之毀譽由人。故不以毀譽少動其心。以知榮辱與己無預。如此而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言宋榮子不汲汲以求世上之虛名耳。雖然。猶有未樹也。言未有樹立也。以但能忘名。未忘我。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輕貌善也。旬有五日而後返。彼於致福者未數數

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列子雖能忘禍福。未能忘死生。以形骸未脫。故不能與造物遊於無窮。故待風而舉。亦不過旬五日而卽返。非長往也。若夫乘天地之正。正。天地之本也。如各正性命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乘天地。則宇宙在手。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乃造化之氣也。御六氣。則造化生乎身。是乘大道而遊者也。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彼聖人乘大道而遊。與造化混而爲一。又何有待於外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至人神人聖人。只是一箇聖人。不必作三樣看。此說能逍遙之聖人也。以聖人忘形絕待。超然生死。而出於萬化之上。廣大自在。以道自樂。不爲物累。故獨得逍遙。非世之小知之人可知也。

莊子立言本意。謂古今世人。無一得逍遙者。但被一箇血肉之軀爲我所累。故汲汲求功求名。苦了一生。曾無一息之快活。且只執著形骸。此外更無別事。何曾知有大道哉。唯大而化之之聖人。忘我忘功忘名。超脫生死而遊大道之鄉。故得廣大逍遙自在。快樂無窮。此豈世之拘拘小知可能知哉。正若蜩鳩斥鴳之笑鵬也。主意只是說聖人境界不同。非小知能知。故撰出鵬鵬變化之事。驚駭

世人之耳目。其實皆寓言以驚俗耳。初起且說別事。直到此方拈出本意。以故曰一句結了。此乃文章機軸之妙。非大胷襟無此氣槩。學者必有所養。方乃知其妙耳。

此上乃寓言。下乃指出忘己忘功忘名之聖人。以爲證據。

堯讓天下於許由。堯以治天下爲己功。今讓與許由。乃見忘己忘功之實。曰。日月出矣。而爝火堯自喻爝火。以許由比日月。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爝火之光。難比日月。時雨降矣。以比許由。而猶浸灌。浸灌。勞力而功小。以自比也。其於澤。潤也。也。不亦勞乎。此自見其功不足居也。夫子立而天下治。言許由如此之聖人。返隱而不出。而我自間天下自治。而我猶尸。主也。之。吾自視缺然。言有許由如此之聖人。返隱而不出。而我自愧如此。猶居人君之位。今乃自知缺然也。請致天下。然堯雖能讓天下。則能忘己忘功。尚未忘讓之之名。如宋榮子之笑世也。許由曰。子治天下。今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天下既治則已。又何求人哉。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言天下已治。乃堯之功也。今讓與我。豈爲名之人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名自實有。今我無實而有

名。是我全無實德。而專尚名而處賓。吾豈處賓。不務實之人乎。鷦鷯小鳥也。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此許由雖能忘名。而未能忘己。如鷦鷯之一枝。偃鼠之滿腹。皆取足一己之意。正似列子歸。句。御風而未能忘形。若姑射神人。則無不忘矣。歸此斥堯速歸也。休乎。句。此止堯再不必來也。君。句。此一字冷語。意謂你只見得人君尊大也。予無所用天下為。言我要天下作何用也。庖人雖不治庖。尸祝巫祝之人不離尊俎。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此二句。乃許由掉臂語。謂堯不治天下。如庖人不治庖。只該尋要天下的人。不可尋尸祝我非其人。豈棄我之所守而往代之耶。

因前文以宋榮子一節有三等人。以明忘己忘功忘名之人。此一節。即以堯讓天下。雖能忘功。而未忘讓之之名。許由不受天下。雖能忘名。而取自足於己。是未能忘己。必若向下姑射之神人。乃大而化之之神人。兼忘之大聖。以發明逍遙之實證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言大無實。往而不返。言只任語去。而不反求果否也。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二字皆去聲。謂過當也。不近人情焉。肩吾信不及處。信是小知小見也。連叔曰。其言謂何哉。問所說何事也。曰。藐極遠也。姑射山名。

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言肢體清瑩也。淖約美好若處子。謂顏色美好如室中女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言以風露爲食也。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言已超脫人世。乘雲御龍而遨遊於六合之間也。其神凝。定也。使物不疵癘。言所至則能福民也。而年穀熟。言所經則和氣風雨及時也。吾以是狂。詆也。而不信也。我謂絕無此等人。定是詆語。故不信也。連叔曰。然。然其不信處。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瞽者無目。不但不見文章。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言肩吾之智若聾瞽無所知見。故不信此說耳。是其言也。此聾瞽之言。猶時是也。女也。聾盲之言。即是女也。之人也。之德也。此神人之妙用。將旁礴萬物。與萬物混而爲一也。以爲一世蘄乎亂。治也。言此等人。心於出世。則爲一世之福。而求乎以治。與造物同遊。無弊弊汲汲勞悴之貌。焉以天下爲事。言此人豈肯汲汲勞心以治天下爲事哉。之人也。言此人。物莫之傷。言已脫形骸。無我與物對。故物莫能傷。大浸大水也。稽天稽至也。言滔天即老子云以其無死地焉。之水。而不溺。大旱金石流流金爍石。言熱之極也。土山焦而不熱。不溺不熱。乃穀之麤皮。不能傷處。是言此人。其塵垢猶土苴也。粃糠乃非精實也。將猶陶鑄堯舜者也。言此人之德。即土苴粃糠。最麤者。尚能做出堯舜之事業。況其

精神乎。孰肯以物爲事。言此誰肯弊弊以物爲事。

此一節釋上乘天地御六氣之至人神人聖人之德如此。

德如此。卽下所稱大宗師者。若此等人。迫而應世。必爲聖帝明王。無心御世。無爲而化。其土苴緒餘。以爲天下國家。決不肯似堯舜弊弊焉以治天下爲事。極言其無爲而化世者。必是此等人物也。

宋人資貨賣也。章甫而適諸越。宋人以章甫爲貴重。故往資之。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宋人自以章甫爲貴。而不知越人爲無用也。此喻堯以天下爲貴。特讓許由。而不知由無用天下爲大。似越人斷髮文身。以章甫爲無用也。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窅然自失之貌。喪其天下焉。

此一節釋上堯讓天下與許由。許由不受。意謂由雖不受堯之天下。卻不能使堯忘其天下。且不能忘讓之之名。以由未忘一已故也。今一見神人。則使堯頓喪天下。此足見神人御世無爲之大用。一書立言之意。盡在此一語。不但爲逍遙之結文而

已也。莊子文章。觀者似乎縱橫洸洋自恣。而其中屬意精密嚴整之不可當。卽逍遙一篇。精意入神之如此。逍遙之意已結。所謂寓言重言。而後文乃卮言也。大似詼諧戲劇之意。以發自己心事。謂人以莊子所言大而無用。但人不善用。不知無用之用爲大用。故假惠子以發之。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遺（餽也。）我大瓠之種。（惠子魏人。故言魏王。）我樹之成而實五石。（瓠之子有五石之多。言其大如此。）以盛水漿。其堅

重也。不能自舉。（言一人舉不動。）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言廓落之大。）無所容。非不呺（大貌。）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擊碎之也。）之。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言惠子不能善用其大也。）宋人有善爲不龜（音均。言寒凍手皸裂如龜背之紋也。）手之藥者。（言能治使手不皸裂之藥者。）世世以洴澼（漂洗也。）絖（舊縣絮也。）爲事。（言因有不裂手之藥。故世世以此爲業。）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客聞其方妙。故重價買之。）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所獲之利薄。）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言雖一旦而得厚利。且不損己。）請與之。（不知客所用大也。）客得

之以說去聲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使得方之人以爲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言吳有此藥。故士卒能兵。越無之。故敗也。裂地剖土以封。而封之。言以此藥致封侯也。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莊子以此喻惠子不善用其無用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思其可用處。以爲大樽。以瓠爲度水之樽。如今之漁舟小兒背瓠可知也。而浮乎江湖。此以所用之大也。而憂其瓠落無所容。瓠之有心而不通。此嘲惠子一竅不通。正厄言也。也夫。

此一節莊子以自創逍遙神人之說。以明無用之大用。蓋亦有自寓己意言世無所知也。惠子乃莊子生平相契之友。故托嘲調以見己意。蓋亦言其雖有聖人。必須舉世有見知者而後乃得見用於當世也。言雖戲劇而心良苦矣。此等文要得其趣。則不可以正解。別是一種風味。所謂詩有別趣也。後諸篇中。似此寓意者多。學者不可不知也。前雖說不善用其大。尚未說無用之用。故下文以大樹發之。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樗散無用之木。其大本樹大身也。擁腫而不中繩墨。言不材之甚。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言不可裁取也。立之塗。喻當世執政之人。匠者不顧。喻不要路。匠者所采錄也。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言雖大而無實用。衆所同去也。衆人所共棄也。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莊子因惠子說大而無用。遂將狐狸野貓之小巧。以比惠子。并世用小知者。皆不得其死。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以比小知之人。卑身詔求以取功利。候其機會。如狸狌之伏身以候遨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以踰世人無知。但知求利。恣肆妄行。不避利害。中於機辟。此機辟以取狸狌者。死於罔罟。以罔罟羅取狸狌。因不避高下。故墮死於機罔之中。以喻世人之恃知求利名者。亦若此而已。今夫犛牛。南方山中有此大牛。其大若垂天之雲。犛牛雖大。未必如此。乃卮言也。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言犛牛之大。縱若垂天之雲。能如此大。亦不能執鼠。言其至大不能就其屑小也。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言既有此大樹。不必患其無用。他無用。任他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此莊子自喻也。然雖大而無用。但你世人亦不必用。但任放之於無用之地。有何不可。廣莫之野。此句與無何有。皆喻大道之鄉也。彷徨。遊行自得也。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言至人無用而任與道遊。則行住坐臥。樂有餘地。又何患焉。不天斤斧。大樹本已不材。而又樹之無人

之境。斧斤不傷。以喻聖人無求於世。故不爲世所傷害也。物無害者。以無用且不置人前。何害之有。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此篇托惠子以嘲莊子之無用。莊子因嘲惠子以小知求名求利之爲害。似狸狌之不免死於罔罟。若至人無求於世。固雖無用。足以道自樂。得以終其天年。豈不爲全生養道之大用。是則無用又何困苦哉。此雖卮言。足見莊子心事自得之如此。豈世之小知之人能知耶。

明匡廬逸叟憨山釋德清註

齊物論第二

物論者。乃古今人物眾口之辯論也。蓋言世無眞知大覺之大聖。而諸子各以小知小見爲自是。都是自執一己之我見。故各以己得爲必是。既一人以己爲是。則天下人人皆非。竟無一人之眞是者。大者則從儒墨兩家相是非。下則諸子眾口各以

己是而互相非。則終竟無一人可正齊之者。故物論之難齊也久矣。皆不自明之過也。今莊子意。若齊物之論。須是大覺眞人出世。忘我忘人。以眞知眞悟了無人我之分。相忘於大道。如此則物論不必要齊而是非自泯了無人我是非之相。此齊物之大旨也。篇中立言以忘我爲第一。若不執我見我是。必須了悟自己本有之眞宰。脫卻肉質之假我。則自然渾融於大道之鄉。此乃齊物之功夫。必至大而化之。則物我兩忘。如夢蝶之喻。乃齊物之實證也。篇中以三籟發端者。蓋籟者猶言機也。地籟萬籟齊鳴。乃一氣之機。殊音衆響而了無是非。人籟比竹雖是人爲曲屈而無機心。故不必說。若天籟乃人人說話本出於天機之妙。但人多了一我見而以機心爲主宰。故不比地籟之風吹以此故有是非之相排。若是忘機之言。則無可不可。何有彼此之是非哉。此立言之本旨也。老子云。天地

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此齊物分明是其注疏。以此觀之。則思過半矣。

南郭子綦子綦乃有道之士。隱居南郭。隱几而坐。端居而坐。忽然忘身。如顏子之心齋。此便是齊物論之第一工夫。仰天而噓。因忘身而自笑也。嗒焉解體貌。言不見有身也。似喪其耦。此言色身乃眞君之耦耳。今忽焉忘身。故言似喪其耦。顏成子游子綦之弟子。立侍乎前。曰。何居乎。言先生何所安心乃如此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子綦既已忘形。則身同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形忘而機自息。故心若死灰。子游言形與心固可如槁木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尚有生機。今則如槁木死灰。比昔大不相侔矣。子綦曰。偃。子游名。不亦善乎而問之也。言問之甚不善也。今者吾喪我。吾自指眞我。喪我。謂喪忘其血肉之軀也。汝知之乎。言汝豈知吾喪我之意乎。

此齊物以喪我發端。要顯世人是非都是我見。要齊物論。必以忘我爲第一義也。故逍遙之聖人。必先忘己。而次忘功。忘名。此其立言之旨也。

汝聞人籟。乃簫管之吹而有聲者。而未聞地籟。即下文長風一鼓。萬竅怒號。

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郎眾人之言論。將要齊物論而以三籟發端者要人悟自己言之所出乃天機所發果能忘機無心之言如風吹竅乃天機之自發。

號又何是非之有哉明此三籟之設則大意可知。

子游曰敢問其方。問三籟之所以。子綦曰。先說地籟。夫大塊天地也。噫愛去聲氣其名為風。言大風乃天地之噫氣如逍遙六月之風為息此搏弄造化之意。是指風唯無作。起也作則萬竅怒呺。言大風一起則萬竅怒號而汝也。獨不聞之翏翏乎。翏翏長風初起之聲也。山林之畏佳。搖動大

木百圍之竅穴。言深山大木有百圍者。則全身是竅穴。似鼻。此下言穴之狀。有似人鼻之口。似人之口。似人之耳。似人之耳。有方孔斜垂者。似枅。有方孔之似枅者。似圈。有圓孔之似圈者。似臼。有孔內小外大似舂臼者。似洼者。有長孔似水之洼者。似污者。有淺孔似水之污者。上言竅之形。下言聲。激者。故有聲如水之激石者。謞音孝者。有似響箭之聲而謞者。叱者。如人叱牛之聲者。吸者。如人吸氣而聲細若收者。叫者。有聲似人高叫者。謼音豪者。有低聲若謼者。宎者。如犬之細聲而窅者。咬者。若犬吠之聲者。已上竅之聲也。前者。前陣風也。唱于。聲輕而緩。而隨者唱喁。後陣而聲重。泠風零風。則小和。風一吹而眾竅有聲如和。飄風大風。則大和。

厲猛也。風濟止也。則衆竅爲虛。謂衆竅之聲。因風鼓發。大風一止。則衆竅寂然。言聲本無也。而汝也。獨不見之調之刁刁乎。調調刁刁。乃草木搖動之餘也。意謂風雖止。而草木尚搖動而不止。此暗喻世人是非之言論。而唱者已亡。而人人以緒論各執爲是非者。

此長風衆竅。只是箇譬喻。謂從大道順造物而散於衆人。如長風之鼓萬竅。人各稟形器之不同。故知見之不一。而各發論之不齊。如衆竅受風之大小淺深。故聲有高低大小長短之不一。此衆論之所一定之不齊也。故古之人唱於前者小。而和於後者必盛大。各隨所唱而和之。猶人各稟師承之不一也。前已唱者已死。而後之和者猶追論之不已。若風止而草木猶然搖動之不已也。然天風一氣。本乎自然。元無機心存於其間。則爲無心之言。聖人之所說者是也。爭奈人人各執已見。言出於機心。不是無心。故有是非。故下文云。夫言非吹也。以明物論之不齊。全出於機心我見。而不自明白

之過。此立言之樞紐也。知此可觀齊物矣。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言已知地籟則是比竹無疑。故不必更說。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言天籟者。乃人人發言之天機也。吹萬不同者。意謂大道本無形聲。托造物一氣散而爲萬靈。人各得之而爲眞宰者。如長風一氣而吹萬竅也。以人各以所稟形器之不一。故各各知見之不同。亦如衆竅之聲不一。故曰吹萬不同。使其自已者。謂人人迷其眞宰之一體。但認血肉之軀爲已身。以一偏之見爲已是。故曰使其自已。謂從自已而發也。此物論不齊之病根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此一言直指齊物之功夫。直造忘言之境也。咸者。皆也。取。猶言看取。乃返觀內照之意也。

怒者。鼓其發言之氣。乘氣而後方有言也。誰者。要看此言畢竟從誰而發也。但知言從己發。而不知有眞宰主之。若不悟眞宰。則其言皆是我見。非載道之言。由此是非之生。終竟而不悟也。要人識取眞宰也。

齊物之意。最先以忘我爲本。指今方說天籟。卽要人返觀言語音聲之所自發。畢竟是誰爲主宰。若悟此眞宰。則外離人我。言本無言。又何是非堅執之有哉。此齊物論之下手工夫。直捷示人處。只在自取怒者其誰一語。此便是禪門參究之功夫。必如此看破。方得此老之眞實學問處。殆不可以文

字解之。則全不得其指歸矣。下文大知閑閑。將此眾竅音聲作譬喻。文雖不倫。而意實然也。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大知。謂仁義綱常爲知者。閑乃闌檻。所以防物不踰越者也。小知間間。謂法度準繩。斤斤一毫不假借者。與夫工商計利之人。皆此類也。大言炎炎。謂綱常之說。氣燄熏人。使不敢犯也。詹詹。謂分別利害。精密不漏也。此天地間人所有之知。唯此兩等而已。此皆小知。乃世俗之知耳。故所言者非是天然。特出於機耳。故次明之。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此寐覺開合。蓋言其機也。謂寐時其魂交合。其機閉而不發。覺時形開。其機發於見聞知覺。故與境相接爲搆。日以心鬬。接謂心與境接。心境內外交搆。發生種種好惡。取捨不能暫止。則境與心交相鬬搆。無一念之停也。縵者。此下形容心境交搆之心機也。縵謂軟緩。乃柔奸之人也。窖者。窖謂如掘地爲穽以限人。乃陰險之人也。密者。密謂心機緊密不易露也。小恐惴惴。惴惴。恐懼貌。謂假作小心狀。有所畏。乃小人也。大恐縵縵。縵縵謂寬鬆之狀。乃大奸之人。縱有大恐。而佯爲不采示不懼也。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機。乃努之發。栝。乃箭之栝。謂拿定傷人之機栝。其司是非。乃主刁訟之人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詛盟。心藏其事。不肯吐露。如有呪誓者。乃執己是。不肯輸與人也。故曰守勝。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此知之人。日與心鬬。而機心如此之不同。總之自戕眞性。天理日消。如秋冬之殺氣。絕無生機。可望也。其

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言此等機心之人沈溺於所爲以爲是不可使復其眞性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厭卽厭足飽滿之意言此等人機心厭滿於中至老愈深所謂老奸之人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言一心如此至死不能使復其本明也

此一節形容擧世古今之人未明大道未得無心故矜其小知以爲是故其所言若仁義若是非凡所出言皆機心所發人人執之至死而不悟言其人之形器雖似衆竅之不一其音聲亦似衆響之不同但彼地籟無心而人言有心故後文云言非吹也因此各封己見故有是非物論之不齊者此也所謂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中峰云三界塵勞如海闊無古無今開聒聒謂是故也此下形容其情狀

喜怒哀樂慮思慮也歎嗟歎也變變態不常也姚災祥也縱散也啟開心也態態度也樂出虛言其人雖不一其實自亦不知其所發如樂之出於虛卽老子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之意也蒸成菌言此

等情狀皆非清淨心中所出。乃發於穢濁之氣。如菌之生於糞壤。故其言之不足采也。**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言其此等之人穢濁心機。寐爲鬬相代而不已。其實不自知其萌動處。不知誰爲之主也。**已乎已乎**。猶言且住且住。我知之矣。**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前云怒者其誰耶。今言人之機心所發。不知所由。故云旦暮得此所由箇眞宰。乃有生之主。旦暮者萌。今要人人識取自己主人公。即死生晝夜之道也。得以生。將一此字。暗點出箇眞宰。則不能有我之形。此以生。要人悟此耳。**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彼。即上此字。指眞宰也。謂非彼眞宰。則不能有我之形。若非我之假形。而彼眞宰亦無所托。**取是亦近矣**。前云咸其自取。怒者其誰。今云取是。是即上此彼二字。意指眞宰也。謂人能識取此眞宰。亦近道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謂眞宰乃天機之主。其體自然。而不知其所爲使之者。**若有眞宰**。到此方拈出眞宰二字。要人悟此。則爲眞知矣。**而特不得其朕**。朕。兆也。言眞宰在人身中。本來無形。故求之而不得其朕兆也。可行。言日用云爲。無非眞宰爲之用。**已信**。言信有眞實之體可信。**而不見其形**。但求之而不見其形容耳。此即老子云。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之意。**有情也而無形**。謂有眞實之體。但無形狀耳。

前云知之不同。此一節言各人情狀之不一。而人但任私情之所發。而不知有天眞之性爲之主宰。因迷此眞宰。故任情逐物而不知返本。故人之可

哀者此耳。前云咸其自取怒者其誰。到此卻發露出眞宰。要人悟此。則有眞知。乃不墮是非窠臼耳。」

上言眞宰雖是無形。今爲有形之主。若要悟得。須將此形骸件件看破。超脫有形。乃見無形之妙。故下文發之。

百骸。骸。骨也。人有三百六十骨節。總而言之曰百骸。九竅。耳目口鼻有七。六藏。藏者。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通命門爲六。舉一身之形。盡此數件而已。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賅。猶該也。言該盡一身。若俱存之而爲我。不知此中那一件是我最親者。若以一件爲親。則餘者皆不屬我矣。若件件都親。則有多我。畢竟其中誰爲我者。此卽佛說小乘析色明空觀法。又卽圓覺經云。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此破我執之第一觀也。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言汝身中件件皆悅。則有私焉者。則有多我矣。如是皆有爲臣妾乎。言如是件件皆我。若無眞君主之者。此特臣妾。但供使令耳。非其主也。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若件件但供使令若臣妾者。然臣妾不能相治。誰爲管攝耶。其遞相爲君臣乎。若遞相爲君臣。則無一定之主矣。其有眞君存焉。若件件無主。乃假我耳。其必有眞君存焉。既有眞君。本來不屬形骸。天然具足。在我而人何不自求之耶。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言此眞君。人若求之而得。其實體。在眞君亦無

有增益。卽求之而不得。而眞君亦無所損。卽所謂不增不減。迷之不減。悟之不增。乃本然之性眞者。此語甚正。有似內教之說。但彼認有箇眞宰。卽佛所說識神是也。

莊子心胷廣大。故其爲文眞似長風鼓竅。不知所自。立言之間。舉意搆思。卽包括始終。但言不頓彰。且又筆端鼓舞。故觀者茫然不知其脈絡耳。如此篇初說天籟。卽云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則已立定腳跟。要人自看識取眞宰。只是一言難盡。故前面大知閑閑已來。皆是發揮吹萬不同。只到旦暮得此已下。方解說咸其自取怒者其誰。方拈出箇眞宰示人。今此一節。乃說破形骸是假。我要人撇脫形骸。方見眞宰。卽是篇首喪我之實也。

向下只說世人迷眞逐妄。乃可哀之大者。蓋悲愍之意也。

一受其成形。言眞君本來無形。自一受軀殼以成形。不亡以待盡。則不暫亡。只待此形隨化而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

不亦悲乎。言眞君爲我有形之主。而不知所養。使之與接爲搆。日與心鬬。以爲血肉之軀。故被外物相傷。如刃之披靡。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言馳往而不返。可不悲乎。終身役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言爲名利勞形。終身役役以至苶然疲弊。而竟不見其成功。不知竟爲何事。苶然疲貌。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言爲名利勞形。終身役役以至苶然疲弊。而竟莫知所歸宿。人生之迷如此。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世人如此昏迷之至。其形雖存。人謂不死。有何益哉。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言其妄情馳逐而不休。而形骸與之俱化。而心亦與之俱溺而不悟。如此可不謂之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言人生固如此之無知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言唯我獨芒然無知耶。而世人亦有不芒者乎。此莊子鼓舞激切之語也。

此一節。言眞君一迷於形骸之中。而爲物欲之所傷。火馳不返。勞役而不知止。終身不悟。可不謂之大哀者耶。由其迷之也深。顚倒於是非而不覺也。

故下文方露出是非二字。

夫隨其成心。現成本有之眞心也。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言人人具有此心。人皆可自求而師之也。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此句謂人有之。蓋知代者。乃聖人爲假借故忘形而自取於心者也。愚者與有焉。雖愚者亦

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言人未悟本有之眞心。而便自立是非之說。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言其實未至以爲至。以此是非者。是自欺也。是以無有爲有。所謂未得爲得。强不知以爲知也。無有爲有。言此自欺之人。雖有神禹且不能知。言神禹雖聖。其知雖廣。亦直知其所至之處。若此等人。以無爲有。又何能知之。吾獨且奈何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甚言此輩難與言大道也。

此一節。言是非之端。起於自欺之人。强不知以爲知。且執己見爲必是。故一切皆非。蓋未悟本有之眞知。而執妄知爲是。此等之人。雖聖人亦無奈之何哉。可惜現成眞心。昧之而不悟。惜之甚矣。由不悟眞心。故執己見爲是。則以人爲非。此是非之病根也。

下文方發明齊物論之主意。

夫言非吹也。前但敷演世人不悟眞宰。但執我見。以未隨其本有之眞心。但執妄見。所以各知見不同。到此方入物論。謂世人之言。乃機心所發。非若風之吹竅也。言者有言。故所言者。特未定也。以任一己偏見之言。故其所言者。特非任眞宰。乃有機心之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此要人返觀。本未嘗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此要人返觀。本來有此言耶。未是果非也。

嘗有此言耶。卽此一語。便令人自知。而齊物論之功夫。略示於此矣。其以爲異於彀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辯謂辯論乎。要人發言當下自返觀也。

此一節。將明物論之不齊。先指出言語音聲本無是非。若任天機所發。則了無是非之辯。然絕言處。乃齊物之旨。已揭示於此。欲人就此做工夫。看破天機。則是非自泯矣。從夫言非吹也起。直至後文

成虧章末。此之謂以明止。爲一大章。計七百四十餘言。節節生意。最難一貫。必細心深觀。乃悟其妙。」

向下方的指出是非之人。乃迷眞執妄之流也。

道惡乎隱。隱謂晦而不明也。而有眞僞。謂大道本無眞僞。先設問。道爲何不明而有眞僞耶。言惡乎隱而有是非。謂眞人之言本無是非。設問。爲何眞言隱而有是非耶。道惡乎往而不存。言道若無眞僞。則了無取捨。何往而不存耶。言惡乎存而不可。若言出於自然。一任天機。則有何所說而不可。但爲道隱而言亦僞。言僞而是非因之而生也。道隱於小成。言道本不隱。但隱於小知之人。所成者小。故大道不彰耳。言隱

於榮華。榮華。謂虛華不實之言也。以言不載道。故但涉浮華。故至言隱矣。故有儒墨之是非。到此方指出是非之人。蓋端爲儒墨而發。以儒厚葬。墨子薄親。故互相是非。當時莊子與孟子同時。以孟子闢楊墨曰。予豈好辯哉。故有是非之辯。故以儒墨並之。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言儒以厚葬爲是。乃墨子之所非者。故曰是其所非。墨以薄親爲是。而儒非之。故曰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言儒墨二家互相是非。皆未明大道。但各執我見耳。未必爲眞是也。苟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莫若明乎大道。則了無是非之辯矣。

此一節方指出是非之端。起自儒墨。當時雖有處士橫議。而儒墨爲先唱。意謂楊墨固失仁義矣。而儒亦未明大道也。故兩家皆無一定之眞是。故以此爲發論之張本。蓋言辯是非。濫觴於儒墨。傍及諸子。後單結指於惠子。皆不明之人。乃喪道者也。下先明本無是非。而人不自知。故妄執己見。起是非耳。

物無非彼。言若天地間一人執我。則盡天下之人皆彼也。故曰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言若一人執己爲是。則人人皆執己爲是矣。故曰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

言若但見彼之非。則不見自己之非矣。故曰自知則知之。言若自知其非。則知天下無不是矣。

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言彼之非。蓋出於我之是。是亦因彼。言之是。亦因彼之非。由人不自知。故但執己是。所以不能泯是非也。

此一節言人苦於不自知。故以己是爲必當。若彼此互相易地而觀。則物我兩忘。是非自泯。乃見本來無是非也。

下文發明是非本無。特因對待而有。

彼彼非。我是。是方生之說也。方。謂比方。對待之意也。言是非本無。蓋因人我對待而有也。雖然。下一轉以明對待無有了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言對待之生死一般。生而死。死而生。生死循環。是非比無有了期。若將死字作滅字看亦妙。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是者爲可。不是爲不可。以此終無兩可之時。因是因非。因非因是。言此是因彼非。彼是因此非。皆不自知自明之過也。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言聖人不由世人之是非。而獨照明於天然之大道。故是爲眞是。故曰亦因是也。此言聖人之因是。乃照破之眞是。不似世人以固執我見爲是。而妄以人爲非也。此卽老子之人法天。

此一節言世人之是非。乃迷執之妄見。故彼此是

非而不休。唯聖人不隨衆人之見。乃眞知獨照於天然大道。了然明見其眞是。故曰亦因是也。此是則與衆天淵。故以亦字揀之。前云與其儒墨互相是非。莫若以明。明卽照破之義。故此以聖人照之於天。以實以明之明。此爲齊物之工夫。謂照破卽無對待。故下文發揮絕待之意。而結歸於莫若以明。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此承上聖人照破工夫。則悟我之是。卽彼之非。彼之非。亦卽我之是。如此互觀。則何是非之有。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如此互觀。則是非兩忘。果且有彼彼我非。是乎哉。果且無彼。若是非兩合於大道。果然有是非乎哉。果然無是非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言是非兩忘。則坦然一際。絕諸對待。如此則彼是莫得其偶。偶對待也。絕待卽道。妙之樞紐也。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環則不方。中虛則活而能應。以譬道之虛無。若得此虛無道樞。則應變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言是非泯同於大道。則是亦是道。非亦是道。如莊子誹薄堯舜。此一於大道也。故曰莫若以明。前云與其儒墨之是非而與道遊。則無往到聖人照破。則泯絕是非。而非大道之所在。故此結之。故曰莫若以明。說

此一節言聖人照破則了無是非。自然合乎大道。應變無窮。而其妙處。皆由一以明耳。此欲人悟明。乃爲眞是也。則物論不待齊而自齊矣。此卽老子之天法道。

下以指馬喻本無是非之意。

以指喻指之非指。以我之觸指喻彼之中指爲非我之觸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不若以彼中指倒喻我之觸指又非彼之中指矣。以馬喻馬之非馬。馬。雙陸之戲馬也。馬有黑白之分。雖有黑白。皆馬也。若以彼黑馬喻我之白馬非彼之黑馬也。不若以彼黑馬喻我之白馬非彼之黑馬矣。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若以此易地而觀。指馬無二。則是非自無。

由聖人照破。大而觀之。不但人我一己之是非自絕。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斯則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耳。又何有彼此是非之辯哉。此蓋從莫若以明一語發出聖人不由而照於天。釋以明之意。故此結歸照破工夫。眞能泯是非。萬物齊一。欲人於此著眼也。

此一節發揮聖人照破則泯絕是非。天地萬物化而爲一。

下文釋爲一之所以。

可乎可。謂人以爲可。則我亦因而可之。不可乎不可。人不可。則我亦因而不可之。道行之而成。謂任道而行。無有不合於道者。成。現現成成。不必分別也。物謂之而然。然者。自是也。謂人謂之而然者。惡乎然。謂所以然者何耶。然於然。謂然於自己心中之爲然耳。惡乎不然。言人因何而不然耶。不然於不然。謂人所以不然者。但彼心中自以爲不然耳。物固有所然。言物物實有一定之然。譬如藥之參喙。用參則喙不然矣。此然且用喙時用參則不然。則物物皆有一定之實然也。物固有所可。物有在此不可。而在彼亦有可用者。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由此觀之。則天下物無有不然。亦無有不可者。故爲是舉莛屋梁也。與楹屋柱也。厲音賴。癩病之惡人也。與西施美婦人也。恢大也。恑詐也。憰詭也。怪怪異也。道通爲一。言莛楹之長短。厲施之美惡。恢恑憰怪之變狀。以人情視之。其實不得其一樣。難其無是非。若以道眼觀之。則了無長短美惡之相。一際平等。此言非悟大道。決不能齊天下之物論也。其分也成也。如截大木以爲器。在木則爲分。在器則爲成。故其分即成也。其成也毀也。然器雖成於木。則毀如此。豈可執一定爲成毀哉。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若就一邊而觀。似有成毀。若通而觀之。則無成無毀。故復通爲一。以此而觀萬物。又何是非之有。

此釋上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之意。必以道眼觀之。

自然絕無是非之相。是非絕則道通爲一矣。

下文方指歸於道。

唯達者。達道之人。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唯達道之人。知萬物本通爲一。故不執己是。但寓諸衆人之情。庸衆也。謂隨衆人之見也。庸也者。用也。解庸者用也。人之好惡爲好惡也。用也者。通也。用衆人之志也。通也者。得也。言能通達於道者。無往而不自得。苟自得。則無是非之執矣。適得而幾矣。言達道之人。能適於得。則幾近於道矣。因是已。言達者通達於一。雖萬變而不失其道。此則無往而不是。如此因是。乃眞是也。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謂至無往而不達。則了無是非。順物忘懷。則不知其所以然。謂之道。此老子道法自然。

此一節要忘是非。必須達道之聖人。知萬物一體。故無是無非。無適而不可。順乎自然。此謂之道。上面說了許多展演鋪舒。直到此方指歸一道字。因是已之已字。乃極盡之處。言聖人極盡只是合乎自然之道。如此而已。合乎道。則自然歸一。後文言愚人强勉要一。故卒莫能一也。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未達大道。强勉以己見要爲一。而不知其本來大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謂執己見爲必是。要一衆人之見。卽如狙之喻也。

曰狙公養猿之人賦芧輸芧粒以食猿也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言衆狙執定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狙公應多而夕應少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狙公以本數顛倒之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三四之名同而實數亦同但狙之所執已見以朝四爲必是故不核其實而但喜其名耳此皆不能忘是非者如夷齊之類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天鈞謂天然均等絶無是非之地也前云照之以天故此結云休止乎天均是之謂兩行兩行者謂是者可行而非者亦可行但以道均調則是非無不可者

此一節言工夫未到自然之地强勉要一其是非而不悟玄同之妙者似此之人但能因是不能忘非正如夷齊介子之流其行雖高不無憤世疾俗之心又如儒墨各執一端爲是乃但能可其可不能可其不可雖然離是非卒不能一是非即其所操未嘗不是元非道外只以各執己見爲是乃成顛倒故如狙公之七數名實一般而喜怒爲用各別此特勞神明爲一者而不知其大同者也須是聖人和同是非休乎天均兩忘而俱行之故能和

光同塵。混融而不辯。則無可不可矣。

下文意謂古之人。知到本來無物。玄同之境。故本無是非。自後漸漸不濟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上言不知道者。勞神明强一。而竟莫能一。故此言古之眞人。有眞知之至處。至者本來無物之地也。故下徵釋。惡乎至。問何以爲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本來無物已前。乃道之極處。無以知也。

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雖適有形。猶知識未鑿。似渾沌初分。人心純樸。然尚未有人我之封。封猶彼此界限也。

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其次雖有彼此界限。其風尚樸素。而未有是非之心。去道不遠。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自是非而大道喪矣。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愛。私愛於一己也。成。前云一受其成形。自迷眞性。成此形骸。固執爲我。故大道虧損多矣。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苟以大道而觀。果且有成虧乎。無成虧乎。若眞見得本無成虧。則是非自泯矣。

此一節。言由迷大道。則成我形。我成而道虧矣。前云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直說到此處方透出一箇愛字爲我執之本。以成其一已之我。則所成

者小。而大道隱矣。申明前云道隱於小成之意也。

後文意由所成者小。故舉世之人。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故以三子發之。

有成與虧。故故字。副墨作昔字。**昭氏之鼓琴也。**由上云愛成而道虧。又要顯本無成虧。故引三子發之。昭文善鼓琴。是成一家之業。後其子不能鼓琴。是虧損了家聲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意謂當初不勇成鼓琴之名。則其子亦未有虧損家聲之說。**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又引師曠作證。言師曠最聰明之人。卻使眼盲不見。枝策而行。此便是有成虧處。**惠子之據梧也。**惠子與莊子同時爲

友。而惠子有口才。善辨論。莊子意謂惠子辯論雖成。而大道已虧。故以二子成虧比之。以善辯而不明道。卽如師曠聰明而眼盲。卽其子亦不能世其辯論之業。故如昭文之鼓琴。**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言從事以終其身也。**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言三子之篤好。將以異乎人也。**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言他人又有好三子之知者。而三子自以爲至。又欲以已之能將明示之於彼。謂教他人也。**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此句意獨指惠子。本未明道。而强自以爲明。而又明之於他人。故無大成。竟以堅白昧之以終其身。**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上句惠子之成虧。此言昭文之成虧。**終身無成。**言惠子以堅白之昧終。此終身無成也。昭文之子學父之琴。亦

終身無成。若惠子之不辯昭文之不鼓琴又何成虧之有哉。言其道之所以虧者正以成者小耳。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言若惠子之可謂成者。莊子言如此。則我之不成。可謂之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皆無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則人與我皆未是成者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滑疑之耀者。乃韜晦和光。即老子昏昏悶悶之意。謂和光同塵。不衒己見之意。言光而不耀。乃聖人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言聖人不以知見己見爲必是。故不用其是。而但寓於庸眾之中。前所謂以明者。乃是大成者此也。

此一節結文來意甚遠。從夫言非吹也起。而下及道惡乎隱而有眞僞。以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乃至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莫若以明。論起一層。以至樞始得其環中。則結之曰莫若以明。爲第二層。次從指馬喻論起。以明道通爲一。引出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乃點出一道字。以作活眼。次借狙公名實未虧。從一虧上發揮道之所以虧。由愛之所以成。以此愛之所以成一句。又遠結前立義中一受其成形及隨其成心而師

之兩成字之意。謂若受其成形。卽愛之所以成。故道有所虧。此有成有虧也。若隨其成心而師之。則本無成虧。因有成形。故有辯論。是非之彰。蓋由此耳。是以成形成心二意作骨子也。此道隱小成言隱榮華。有自來矣。皆未悟明大道之過也。故先揭示之曰莫若以明。次又論道樞。則又云故曰莫若以明。今論到底結歸成虧。指出惠子是第一不明之人。故持堅白之辯昧了一生。故末後指出滑疑之耀之聖人。乃不自是之人。故繳歸爲是不用而寓諸庸之達者。乃結之曰此之謂莫若以明。其文發自夫言非吹也起。至此約七百餘言。方一大結。其文與意若草裏蛇。但見其動蕩遊衍。莫覩其形跡。非具正眼者未易窺也。至若三子之成虧。其昭文乃業之有成虧者。師曠乃形之有成虧者。惠子則道之有成虧者。總結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而末結歸於聖人。此聖人卽結前云唯達者知通

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之義。如此深觀。乃見此老之文章波瀾血脈之不可捉摸處。

此之謂以明。已結了前夫言非吹也以來一章之意。到此又從滑疑之聖人上。生起立意。發論聖人無是無非。至下文無適焉因是已。二百三十餘言爲一章。

今且有言謂世之立言以辯論者。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是指上滑疑之聖人。乃無是無非者。謂今且有人立言爲辯者。不知與此聖人是相類乎。其與是不類乎。謂與此聖人。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謂今言辯之人。不必說與聖人類與不類。但以己見參合聖人之心。妙契玄同。則本無聖凡之別。故與彼聖人無以異了無是非矣。彼字。卽上是字。指聖人也。

此一節結上聖人欲人自悟而忘其己是也。下雖然一轉。乃莊子特論本無是非之大同。乃發明大道之原也。便是他眞知諦見處。

雖然。請嘗言之。言本無是非。雖然如此。尚未透徹。故請嘗試一論之。有始也者。卽老子無名天地之始。有未始有始也者。此言有始亦無。謂無始也。卽老子云同謂

之玄。有未始有始也者。此未始有亦無。卽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乃單言無形大道之原也。有有也者。有卽天地人物。老子有名萬物之母也。有無也者。因天地之有。乃推無名天地之始。此蓋就有形以推道本無形也。有未始有無也者。此言天地萬物。有形出於無形。而大道體中。有無不立。故云未始有。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上言有無俱無。此言俱無亦無。迴此稱爲虛無妙道。俄而有無矣。言大道體中。了無名相。一法生起有無。而不知誰使之也。前云若有眞宰而不知其所爲使。直論到此。方是大道玄同之域。故以絕稱謂。方是大道體中有無不立。故强稱虛無大道。忽然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言大道體中。有無不立。卽今之有無誰使之爲有無耶。所謂若有眞宰而求不得其朕。今果返觀至此。有無尙無。安有是非之辯哉。今我則已有謂矣。言有無旣無了。絕名相。何有言論之辯耶。然我旣已於無言之中而有言說矣。但我言本無言。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言我今旣已有言。但言其無言耳。如前所謂。彀音是也。原出於天機。了無是非之相。世人但觀我無言之言。其果有言說乎。果無言說乎。若悟此無言之言。則是非自泯矣。

已前釋言非吹也。蓋有機心之言也。今莊子旣說到忘言玄同之處。意謂我今雖已有言。乃從眞宰而發。是無言之言。若會我無言之言。則忘言而歸

一致矣。

下文重釋忘言歸一。大小玄同。了無是非。如此乃眞是也。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襁褓）

中子。而彭祖爲夭。此二句極難理會。以上文已論歸大道之原。今將以大道而一是非。意謂若以有形而觀有形。則大小壽夭一定而不可易者。今若以大道而觀有形。則秋毫雖小。而體合太虛。而泰山有形。只太虛中拳石耳。故秋毫莫大而泰山爲小也。殤子雖夭。而與無始同原。而彭祖乃無始中一物耳。故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也。若如此以道而觀。則小者不小。而大者不大。夭者不夭。而壽者非壽矣。如此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何是非之有哉。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以道觀之。萬物一體。則天地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無言乎。既以爲一。物我兩忘。更復何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稱謂爲一。則言惡乎存而不可哉。一與言爲二。謂無形之一。今稱謂之爲一。則是兩一成二矣。二與一爲三。今又以言說彼兩一。則相待而爲三矣。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自以言相待而爲三。則相待無窮。縱有巧於歷數者。不得終窮矣。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無適者。謂言自無才適有。則已成三。而況自有適有。則無極矣。無適焉因是已。無適者。謂安心於未

始有已前。則湛然常一。而不遷矣。前云眾人因是而有是非。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故一往論到未始有物已前。天地萬物混而爲一。故不離於道。如此爲眞是。所言聖人因是者。乃無適爲是。此正照之於天也。此文之照應處。

此一節明妙契玄同。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安心於大道。不起分別。則了無是非。此乃眞是。故結之曰無適焉因是已。

下文又重提起一是字。乃是非之根原。

夫道未始有封。本無形相人我界限。言未始有常。常者。執定不化之意。乃是非之相。爲是而有畛也。只因執了一箇是字。故有是非分別之辯。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意謂從無適有。則有無二則有左右之序。有左右則有倫義。有倫義則有分辯。則有爭競。此相因而有。乃執定而不可化者。蓋從一字已成對待矣。既有之後。是字爲病根。只如以左爲是。而右則決不可易。世俗之情。以此分辯爲能。故謂之八德。此德乃能義。

前一往從迷至悟說到大道根底。因是已一句已結絕了。至此又提起大道本無是非。不知這些分辯執著從何而有。只要提出一箇是字爲病根。要

使人識得破。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道包天地與太虛同體本無封畛只爲衆人迷大道而執己見爲是故是非之辯由之而起聖人心與道合卽六合之外未嘗不知但存之而不論以非耳目之所及恐生是非故不論耳。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內聖人未嘗不周知萬物但只論其大綱如天經地義以立君臣父子之序而不議其所以之詳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春秋乃爲經世君臣父子之大經大法聖人但議其名分品節之詳而不辯其是非之曲折故分也者有不分也。夫道一而已本來不分。但在天地有形之內而人倫之序不得不分人物雖分而道未嘗分所謂性一而已矣辯也者。

有不辯也。雖天地間有衆口之辯其實有不可辯者乃忘言之大道存焉曰何也。謂何以有不辯不分之義耶。聖人懷之。聖人與道爲一明知萬化之多而未嘗分明知衆口之辯而道非言之可及故葆光斂耀懷之於心而不示於人故大道隱矣故其實未達大道之原而强不知以爲知且執以己見爲必是而以嘵嘵之辯夸示於人故大道隱矣。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故曰者引古語也老子云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此一節釋滑疑之聖人與道爲一以至無適焉因是已。意謂聖人心同太虛卽六合內外之事未嘗不知但懷之而不辯以顯好辯者其實未明大道

也。

下文重釋不言不辯之義。

夫大道不稱。道本無名。故不可以稱。大辯不言。不言之辯。是非了然。大仁不仁。不是有心要仁。大廉不嗛。嗛。滿也。不以廉自滿。大勇不忮。忮。害也。自全道力。非害於人也。道昭而不道。謂大道昭昭。言則非道。言辯而不及。道本絕言。縱有言辯亦不能及。仁常而不成。仁若常持有心。則有私愛。故不能大成萬物。廉清而不信。信。實也。謂矯矯清立名。則無實德矣。勇忮而不成。勇若有害人之意。則爲血氣。而不成道義之勇矣。五者圓而幾向方矣。五者名雖可行於世。

以皆出有心。卒莫能行。故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以上五者能行者。以恃小知自私之過。其實未知大道之原也。由是而知聖人止其所不知之地。乃以爲至也。此結前古之人。其知有所至。以來一章之義。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言所不知之地。乃大道之原也。此中本無辯論言說。若有人知此不言之辯不道之道。正若樞以應無窮。故能知此者。謂之天府。注焉而不滿。大道體虛。大海不足以比其量。故酌焉而不竭。卽大地酌取而亦不竭。而大地之水注之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而不知其所從來。此之謂葆光。葆。猶包藏而不露也。前云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以來。只說到此。乃結指其義曰。此之謂葆光。

前云滑疑之耀聖人所圖故舉六合內外之事聖人無所不知但知而不言以其大道本來無知無辯故也聖人安住廣大虛無之中以遊人世故和光同塵光而不耀是之謂葆光聖人工夫必做到此方爲究竟故云聖人所圖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國名膾國名胥敖國名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不釋然者謂心中必欲伐之欲罷而不能釋然不知何故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言堯之心不廣不能容物也且三子所處甚微細如蓬艾之間誠不足以芥蒂於胷中者若不釋然何不自廣也

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言堯之德未至也昔者十日並出則光明廣大萬物畢照況德之勝過於日者乎苟自德已至則廣大光明無物不容況三子之微細乎

此因上葆光之聖人其心廣大如天府所謂聖人未到則其心不廣不能容物故雖堯之大聖亦有所缺故十日並出爲進德之喻以總結前意以終

夫言非吹已來之意也。

下文重申明至人止其所不知。以顯聖人之成功。

以結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要明不知之眞知。故托王倪以發揮。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若有知則有所不知。則非眞不知之地矣。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此知乃世人之知。之非不知邪。謂世人之知不是。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我之不知。非知邪。言我之不知知。本來無二。但世人習於妄知。故偏執爲是。總非眞知耳。且吾嘗試問乎汝。發明不是正知之意。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言人但知安寢乾燥屋宇。若近濕則腰疾偏廢。而鰌臥泥中。豈若人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乎哉。人處木枝則恐懼。而猿猴以爲安便。豈若人哉。三者孰知正處。三者。以爲己俗習之知耳。何者爲正知哉。民食芻豢。乃民之所習知。麋鹿食薦。薦。草也。麋鹿乃麋鹿所習知。蝍且甘帶。蝍蛆也。帶。蛇也。鴟鴉嗜鼠。此四者各以爲知常味。四者孰知正味。以各知之味如此。豈知正味哉。猨猵狙以爲雌。猵狙亦猨同形

而類別。麋與鹿交。麋小而鹿大。鰌與魚遊。鰌無合。與魚遊而孕子。毛嬙麗姬。二人皆美女。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美女人人所愛。彼四物見之而驚走遠去。是果色之可美耶。試問以下。歷舉安居食色。皆世人之所知也。人則以爲必是。而不可易者。然彼諸物各又不然。是則誰爲正知哉。若執各人之知爲然。而彼又有不然者。斯則世人之小知小見。豈可執爲眞是耶。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將上人物各非眞知。則觀今之以仁義聖人以治天下。而盜跖亦是若以盜跖爲非。則聖亦非也。如此是非不定。吾何能盡知其辯哉。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設此一問。要顯至人之德不同。王倪曰。至人神矣。不可以利害名目。大澤焚而不能熱。言至人豈但不知利害。即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言至人神超物表。不也。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此結聖人與物對。故物不能傷。若如此者。即磅礴日月之德。謂至人與道混融。神超物外。卓出於死生。而況世之小利害乎。

此一節申明前文至人止其所不知。以言世人各

非正知而執爲必是。其所知者如此而已。以此是非吾惡能知其辯哉。以結至人不知之至。乃超出生死之人。豈常情可測耶。

下文說齊死生。以夢覺觀世人。則舉世無覺者。以顯是非之辯者皆夢中說夢耳。文極奇而義極正。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言不以世故爲事務。不就利。不知所利也。不違害。不知有害可避也。不喜求。言無求於世也。不緣道。言無心合道。而無緣道之跡也。無謂有謂。以不言之教。

有謂無謂。言發於天機。無心之言。如籟音也。而遊乎塵垢之外。超然遊於物外也。夫子孔子也。以爲孟浪之言。孟浪。謂不著實。猶無稽之言也。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何如也。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謂汝此言。卽黃帝聽之。亦熒惑而不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意謂孔夫子亦世俗之人耳。何足以知此哉。且汝亦太早計。言瞿鵲子才聞此言。卽以爲妙道之行。亦計之太早也。見卵而求時夜。才見卵而便求報曉之雞。才見彈而便求鴞炙。此太早計之譬也。予嘗爲汝妄言之。予以至人之德。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奚。何如也。旁日月。言至人之

德如此。挾宇宙。宇宙在乎手。爲其脗合。至人與萬化溟涬。混合而爲一體。置其滑涽。以隸相尊。隸。猶言隸役也。言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是以隸役相役而相尊者。此皆世之滑涽之人所爲者。至人不與物伍。故一切置之而無心也。衆人役役。役役於物欲而不自覺。此皆以隸相役役者。聖人愚芚。芚。草之未萌也。言聖人無心於世。不識不知。泊兮於未兆已前。參萬歲而一成純。聖人入於不死不生。故參萬歲而成純。言不有於世。故聖人了無是非之心也。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言萬物本來道通爲一。本無是非。如聖人渾化。故曰盡然。但衆人只以一生死是非之辯耳。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言本無生可欣。而衆人倘貪之。豈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言聖人視生如遠逝。視死如歸家。而衆人惡死。豈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弱喪。乃自幼喪失家鄉者。麗之姬。麗姬。美女也。艾地名。封人掌艾之官。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麗姬納於晉君。涕泣沾襟。言麗姬始至晉時。以爲不樂。故涕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與王同臥起。食芻豢。食美味。遂以爲樂。而後悔其泣也。既知其樂。乃悔昔之不知爲苦也。此喻死者人之所歸。乃最樂者。人不知耳。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若知死之樂。蓋言得免形骸生人之苦累。故以死爲樂。亦非佛之寂滅之樂。以佛證之。正是人中修離欲行。得離欲界生死之苦。而生初禪禪天之樂。安知不悔昔之不當求生耶。

亦非世間人以死爲樂也。觀者須善知其義。**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此言觀人世如夢。觀死生如夜旦。以此世間。乃至人之行也。夢覺相返者。以未覺乎大夢。故以死生爲憂喜。苟知夢覺一如。則死生一條矣。**方其夢也。不知其夢焉。**言世都在迷中而自不知其迷。如夢中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必有大覺之聖人。乃能正衆人之夢語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而世之愚人好執是非之辯者。而不自知在迷中。而自以爲覺。故竊竊然私自以爲知者。故夸示於人。此舉世古今昏迷之通病也。**君乎牧乎。固哉丘也。**君乎者。暗指堯舜已下之爲君者。牧乎。暗指伊呂已下之卿相者。固哉丘也。明指孔子。此通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凡以仁義治天下。而必要歸於已是而爲道者。皆夢中說夢。我亦是夢中說女之夢耳。**是其言也。**如此夢言。**其名爲弔詭。**弔至也。詭怪也。**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言必待萬世之後。遇一大覺之聖人。知我此說。即我與之爲旦暮之遇也。意此老胷中早知有佛。後來必定印證其言。不然而言大覺者其誰也耶。

此一節。明至人所以超乎生死而遊人世者。以觀

世間如大夢。死生如夜旦。憂樂如夢事。迷中說是非。如夢占夢。迷中正是非。如白日說夢事。總而言之。皆在大夢之中耳。似此若不是至人看破。誰知此是大夢耶。愚者竊自以為覺。豈不陋哉。卽自古堯舜已下之君相。以及孔子。皆夢中說夢之人耳。莊子自謂我此說亦在夢中。無人證者。必待後世有大覺之大聖。方知我今日之夢說不妄也。此論極正大痛切。而入聖工夫。亦卽於此可見矣。此結

前執是非之論也。

後文翻覆發明此意。以結前文。總歸於大道之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此釋上皆在夢中之辯。無能正者。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兩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以俱在夢中說夢。爾我誰能知其是非耶。則人固受其黮闇。暗昧不明白也。吾誰使正之。言彼聞爾我之辯者。都被瞞了在暗昧之中。將使誰人正之耶。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

矣。惡能正之。使與汝一樣人正之。既與汝一般見識。又何能正我之心耶。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與我一樣人正之。既與我一般見識。又何能正我之心耶。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不同爾我兩家之人正之。既絕與爾我不同。識見各別。又何能正爾我之是非哉。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既與我兩家一樣。決不能正之矣。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言大家都在夢中。辯夢占夢。說夢事之是非。畢竟何能相知哉。而待彼也耶。彼字近指前文所待大覺之聖人。遠則指前非彼無我之彼字。意指眞宰。謂既舉世之人。都在迷中。橫生是非之辯。

如夢中諍論。誰能解而正之。除非是大覺之聖人出世。方能了然明白。若不待聖人。直須各人悟了本有眞宰。則不由是非。而照之於天。然大道。則是非亦泯絕矣。故下句卽云和之以天倪。天倪。卽前之休乎天均。而結之。泉。今此文橫說豎說。說三千餘言。到此只以一彼字結之。看是何等力量。但看發論之端。暗點出眞宰。但云非彼無我。以一彼字爲主。到底猛然突出一句。何曰待彼也耶。若看破此機。軸。則文章變化神矣。何謂和之以天倪。倪。端倪也。謂天然大道之實際也。何謂天倪之說。但云聖人和之以是非。方生方死之間。就要照之於天。蓋此天倪。卽前之天均。而結歸照之於天。以初從是非。而休乎天均。始云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及說到勞神明而不能一。則曰聖人和之以是

非而休乎天均。到此議論已完了。故總前意。乃曰何謂和之以天倪。蓋卽結歸和是非之天均也。但以均字變爲倪字。故不識其意耳。**曰。是不是。然不然。是然。乃兩家各執之偏見也。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言是既異於彼。不是矣。又何庸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謂然既異於不然矣。又何庸辯哉。**化聲之相待。**無而忽有曰化。言空谷之空谷傳響。了無情識。又何是非之有哉。此一句。又總結前地籟。長風竅響。音聲唱和。皆化聲也。若觀言語音聲。如風吹竅響。乃化聲也。謂觀音聲如是有機心之言。故競執爲彼此之是非耳。故發論之初。乃曰夫言非吹也。爲是非發端。今齊物論已了。必指歸於地籟。故曰化聲相待。乃究竟齊物之工夫。若言語音聲如地籟。則言出天眞。了無機心。乃眞天籟也。觀前發端之地籟。則振蕩乾坤一段說話。歸結到了。但輕輕以化聲相待四字結之。看是何等之胷襟。致思筆力。變化文章。到此不可思議矣。**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此一句結齊物論之工夫也。謂若果觀擧世言論之音聲。如風吹竅鳴。則是化聲相待。則言出天機。了無是非之執矣。若其不能如化聲相待。則當和之以天倪。而休乎天均。則不由是非之情。而當照之於天。如此則物論不齊。而自齊也。不然。則終無可齊之日矣。**因之以蔓衍。**蔓衍者。謂散漫流衍。卽橫說豎說。如樞得環中。以應無窮。是一亦無窮。非一亦無窮。所謂惡乎存不可也。以言出天眞。無往而非道。故能和之以天倪。則可矣。口而談。故曰因之以蔓衍也。**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前云於道有虧。則辯者終身無成。以自以爲成。故非成耳。今載

道之言。出乎天眞之自然。隨其成心而師之。則無往而非道。如此則優游卒歲。了無成名之心。身住世間。心超生死。則足以忘年。了無人我彼此之分。故能忘義。而無一定之辯。眞人應世。與物無競。如此而已。

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無竟者。乃絕疆界之境。卽大道之實際。所言廣莫之鄉。曠垠之野。皆無竟之義也。言眞人處世。凡所振作舉動。皆與道冥一。施爲動作於大道之鄉。故曰振於無竟。此齊物論之究竟處也。首以喪我爲發故棲神於寂寞沖虛。故曰寓諸無竟。此齊物論之究竟指歸實際處也。如此一篇大文章。開端如許驚天動地。若不指歸實際。則爲荒唐之說矣。

此一節總結齊物論之究竟處也。首以喪我爲發啟。則意在物論之不齊。皆執我見之過也。今要齊物。必先忘我。此主意也。次將顯世人之言語音聲。乃天機之所發。但在有機忘機之別。故分凡聖之不同。故以三籟發端。意在要將地籟以比天籟。但人有小知大知之不同。故各執已見爲必是。故說了地籟。卽說大知小知之機心情狀之不一。故不能合乎天機。如地籟之風吹竅響耳。如此者何也。蓋由人迷卻天眞之主宰。但認血肉之軀以爲我。故執我見而生是非之强辯者。蓋迷之之過也。故

次點出眞宰要人先悟本眞。要悟本眞須先拋卻形骸。故有百骸九竅之說。要人看破形骸而識取眞宰。若悟眞宰則自然言言合道。皆發於天眞。是所謂天籟也。今之辯論之不齊者。蓋是機心之言。故執有是非。故立論是非之端。首云夫言非吹也一句提起。以生後面許多是非之情狀。皆從非吹二字發揮。但凡人迷之而不悟。在聖人已悟則不由眾人之是非。故凡所言者皆照於天也。從此照

之於天一語。以立悟之公案。故向下說到是非不必强一。但只休乎天均。則不勞而自齊一矣。如是重重議論。到末後是非卒無人正之者。如舉世古今皆是夢中說夢。必待大覺之聖人。方能正之。即不能待大覺之聖人。亦只須了悟各人之眞宰。則物論是非自明矣。到此了悟之後。是非自明。則凡所言者皆出於天眞。如地籟無異矣。故末後以化聲相待一語以結之。若未大悟。則凡所語言。皆當

照之於天。而休乎天均爲工夫。故以和之以天倪爲結語。此通篇之血脈。立言之本意也。但文章波瀾浩瀚。難窺涯際。若能看破主意。則始終一貫。森然嚴整。無一字之剩語。此所謂文章變化之神鬼者也。

下文總以形影夢幻爲結。以見眞實之工夫也。

罔兩影外之影也。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言行止起坐不常。何以無一定之特操也。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影謂蓋不由我。以有待者形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者形。若蛇蚹蜩翼之做物耳。彼何知哉。惡識所以不然。惡識所以然。言彼假形。塊若無知之物。若蛇蚹蜩之翼。與眞宰無相干者。但任其天機之動作耳。又何以知其然與不然耶。意謂世人學道。做忘我工夫。必先觀此身如影。如蛇蚹蜩翼。則我執自破矣。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栩栩然喜意。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言夢中爲蝴蝶。自喜自適。竟不知其爲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蘧蘧然。儻臥之貌。周也。覺來依然一周耳。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

言夢覺之不同。但一周耳。不知蝴蝶爲周。周爲蝴蝶。此處定有分曉。要人看破。則視死生如夢覺。萬物一觀。自無是非之辯矣。此之謂物化。物化者。萬物化而爲一也。所謂大而化之謂聖。言齊物之極。必是大而化之之聖人。萬物混化而爲一。則了無人我是非之辯。則物論不齊而自齊也。齊物以一夢結。則破盡舉世古今之大夢也。由是觀之。莊子之學。不易致也。非特文而已矣。

此結齊物之究竟化處。故托夢覺不分。以物化爲極。則大槩此論立意。若要齊物。必先破我執爲第一。故首以吾喪我發端。然吾指眞宰。我卽形骸。初且說忘我。未說工夫。次則忘我工夫。須要觀形骸是假。將百骸九竅六藏。一一看破散了。於中畢竟誰爲我者。方才披剝出一箇眞君面目。意謂若悟眞君。則形骸可外。形骸外。則我自忘。我忘。則是非泯矣。此其中大主意也。重重立論返覆發揚者。此耳。謂若未悟眞君。則舉世古今皆迷。如在大夢之中。縱有是非之辯。誰當正之耶。縱有正之者。亦若夢中占夢耳。若明正是非。必待大覺之聖人。卽不能待大聖。亦直須各人了悟當人本來面目。方自

信自決矣。要悟本來眞宰。須是忘我。然忘我工夫。先觀人世如夢。是非之辯如夢中事。正是非者如夢中占夢之人。若以夢觀人世。則人我之見亦自解矣。雖解人我而未能忘言。若觀音聲如響。則言語相空。如此則言自忘矣。言雖忘而未能忘我。則觀自己如影外之影。觀血肉之軀如蛇蚹蜩翼。此則頓忘我相。不必似前分析也。蓋前百骸九竅。一一而觀。乃初心觀法。如內教小乘之析色明空觀。

今卽觀身如影之不實。如蛇蚹之假借。乃卽色明空。更不假費工夫也。雖觀假我而未能忘物。故如蝶夢之喻。則物我兩忘。物我忘則是非泯。此聖人大而化之成功也。故以物化結之。如此識其主意。攝歸觀心。則不被他文字眩惑。乃知究竟歸趣。此齊物之總持也。觀者應知。

養生主第三

此篇教人養性全生。以性乃生之主也。意謂世人

爲一身口體之謀。逐逐於功名利祿以爲養生之策。殘生傷性終身役役而不知止。卽所謂迷失眞宰。與物相靡。其形盡如馳而不知歸者。可不謂之大哀耶。故教人安時處順。不必貪求以養形。但以淸淨離欲以養性。此示入道之功夫也。

吾生也有涯。人生如隙駒。有限光陰。而知也無涯。知者妄想思慮。日夜相代而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以有限之身命隨無窮之妄想。勞心悴形。危之甚也。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既已危殆。且迷而不覺。猶自以爲知者。終於殆而已矣。不

可救也。爲善無近名。爲善無近名之心。爲惡無近刑。爲惡無近刑之事。蓋善惡兼忘。虛懷遊世。不以物爲事。緣督以爲經。緣。順也。督。理也。經。常也。言但安心順天理之自然以爲常。而無過求馳逐之心也。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苟順天理。則不貪欲以殘生。故可以保身。全生。不辱身以傷命。故可以養親盡年。此所謂能養生之主也。

逍遙之聖人。則忘已忘功忘名。故得超然於物外。齊物之愚夫。競名好辯。迷眞宰而不悟。此聖凡之辯也。故今示之以入聖之功夫。以養生主爲首務

也。然養生之主只在緣督爲經一語而已。苟安命
適時。順乎天理之自然。則遇物忘懷。絶無意於人
世。則若已若功若名。不待忘而自忘矣。此所以爲
養生主之妙術也。故下以庖丁解牛喻之。

庖丁爲文惠君（梁惠王也。）解牛。（不言解牛之妙術。）手之所觸。（隨手所至也。）肩之所倚。（案牛之度也。）足之所履。（踏牛於地也。）膝之所踦。（跪而下刀之狀也。）砉（音吸）然嚮然。（用刀之聲也。）奏刀騞（音畫）然。（進刀之聲也。）莫不中音。（言有節數也。）合於桑林（舞名。）之舞。乃中經首（樂名。）之會。

衆樂齊奏。言技之妙。而閑之度如此。初無用力倉皇之意也。文惠君曰。譆。（歎其妙也。）善哉。技蓋至此乎。（言解牛之技妙極於此也。）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用也。）進乎技矣。（言臣始非專於技。蓋先學乎道。以悟物有自然天理之妙。）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言未得入道。則故施用之於技耳。）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故始解牛目前物物有礙。故始見有一牛。）方今之時。（既而細細觀之。則牛外之時。則滿目只見渾淪一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視。（由臣細觀其牛。件件分析有言初未見理。則見渾之五臟百骸筋骨。一一分之。各各不之頭角蹄膊。內之一。件件有理。自然而不可亂者。由是而知無全牛也。久之則果然見其無全牛也。）

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由臣細觀其牛。件件分析有一定天然之腠理。了然於心

目之間。故方今解牛。不須目視。任手所之。無不中理者。官知止而神欲行。官。謂耳目等五官也。但以心目知其所止。而神即隨其所行。故信手所之。迎刃而解。依乎天理。但依之間天理之自然。批音撇。大郤。音隙。導大窾。因其固然。言任刀所大郤。隨手所引者。則有大窾空處。但只因固然一定之理而游刃其間。技經肯綮。骨肉連結處也。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言任理用刀。從骨肉小小連絡處。亦不見有齟齬而況有大骨爲礙乎。良庖歲更刀。割也。言良能之庖。則一歲一換其刀者。但割切而已。族。衆也。庖月更刀。折也。言庸衆之庖。月換一刀。猶斫也。則砍斫之故易傷缺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臣之刀十年爲率。今已用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

而刀若新發於硎。硎。磨刀石也。言臣之刀已解數千牛矣。而其鋒銛利。如初磨一般。全未傷缺也。彼節者有間。言彼骨節自有間隙。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寬大也。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言刀之所以不傷缺者。以彼牛之骨節之間。自有天然之空處。且刀刃薄而不厚。以至薄之刀刃。入有空之骨節。則恢恢寬大。任其游刃。尚有餘地。又何傷鋒犯手之有。所以十九年而刀若發硎也。雖然。每至於族。筋骨盤結處也。吾見其難爲。言雖然遊刃如此。任理而行。其間亦有筋骨盤結沒理處。吾亦見其難。此則不可任意而行也。怵。警惕也。然爲戒。言不敢妄動也。視爲止。視其所止也。行爲遲。行刀

少緩也。動刀甚微。謋劃也。然已解。如土委地。言至難處。則爲惕然小心。不可亂動。端詳其所止。緩緩下手。如此則用力不多。故動刀甚微。而難解處。則劃然已解。如土之崩委於地也。提刀而立。爲之四顧。言已解其難解。故提刀四顧以暢其懷也。爲之躊躇四顧也。言仍四顧其難解之狀也。滿志。快於心也。善刀而藏之。善拂拭其刀而藏之也。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此養生主一篇立義只一庖丁解牛之事。則盡養生主之妙。以此乃一大譬喻耳。若一一合之。乃見其妙。庖丁喻聖人。牛喻世間之事。大而天下國家。小而日用常行。皆目前之事也。解牛之技。乃治天下國家。用世之術智也。刀喻本性。卽生之主。率性而行。如以刀解牛也。言聖人學道。妙悟性眞。推其緒餘。以治天下國家。如庖丁先學道而後用於解牛之技也。初未悟時。則見與世齟齬難行。如庖丁初則滿眼只見一牛耳。既而入道已深。性智日明。則看破世間之事。件件自有一定天然之理。如此則目無全牛矣。既看破世則不見一事當前。如此則目無全牛矣。既看破世

事。則一味順乎天理而行。則不見有一毫難處之事。所謂技經肯綮之未嘗也。以順理而行。則無奔競馳逐以傷性眞。故如刀刃之十九年若新發於硎。全無一毫傷缺也。以聖人明利之智。以應有理之事務。則事小而智鉅。故如游刃其間。恢恢有餘地矣。若遇難處沒理之事。如筋骨之盤錯者。不妨小心戒惕。緩緩斟酌於其間。則亦易可解。亦不見其難者。至人如此應世。又何役役疲勞以取殘生傷性之患哉。故結之曰。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而意在至人率性順理而無過中之行。則性自全而形不傷耳。善體會其意。妙超言外。此等譬喻。唯佛經有之。世典絕無而僅有者。最宜詳玩。有深旨哉。

下文言其不善養生之人。

公文軒 人姓名。見右師 官名。介者也。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言此是何等人。因何而刖足也。天與。其人與。言去一足。是天使之歟。抑人爲之歟。曰。天也。非人也。復自應之曰。此天使之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

言右師生而貪欲。自喪天眞。故罪以取刖。卽是天刑其人使之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言人之介其足。卽是天使之不全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言澤雉飲啄雖如此之艱難。亦甘心適性。不肯求人畜於樊籠之中。謂樊中之養其神雖王。且知困苦不自安。故以爲不善而不求之也。右師貪而忘形。不如澤雉多矣。故其刖也。實天刑之。而不自知耳。

此一節言不善養生者見得忘眞見利忘形。自取殘生傷性之患。不若澤雉之自適也。

下言雖聖人苟不能忘情。亦是喪失天眞者。故借

老子發之。

老聃死。秦失弔之。秦失。老聃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言是吾之友也。然則弔焉若此可乎。弟子謂既爲夫子之友。而不盡其哀。其可乎。曰。然。謂實無哀痛也。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言我始與友時。將謂是有道者也。而今非也。今日死後。乃知其非有道者也。何以知之。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

言不歡哭而哭者言老少哭之如此其哀必生時與彼兩情相合而中心有不能自已者故不歡哭而哭之哀如此也是遁天倍與悖同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刑猶理也言聃之爲人不能忘情而處世故有心親愛於人故人不能忘此實自遁天眞忘其本有古人謂此乃遁喪天眞而傷其性者非聖人也適來夫子時也適來而有生亦順時而生也適去夫子順也言適死而去乃造化之所遷而天眞泰然未嘗有去來死生者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言生則安其時死則順其化又何死有哀而生可樂耶達其本無生死故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帝者生之主也性繫於形如人之倒懸今超然順化則解性之懸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言形雖化而性常存如薪盡而火存有形相禪如薪火相傳是則生生而不已化化而無窮故如薪火之傳不知其盡也

此言性得所養而天眞自全則去來生死了無拘礙故至人遊世形雖同人而性超物外不爲生死變遷者實由得其所養耳能養性復眞所以爲眞人故後人間世即言眞人無心而遊世以實庖丁解牛之譬以見養生主之效也篇雖各別而意實貫之

莊子內篇註卷之二